眉叟記言 十

記言卷之六十一 續集

敘述三

附文學

言偃 子夏

言偃字子游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子貢曰先成其慮而後行之故行而無妄動孔子弟子行東脩已上三千孔子稱文學子游子夏

子夏

子夏衛人卜商也少孔子四十四歲事孔子與賓客必敬上交下接截然孔子歿居西河敎授

為魏文侯師序詩傳易傳禮孔子以春秋屬商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慼慼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

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惠子死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爲非禮之服以譏之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歟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立者尊右小
儀曰詔辭自右時相禮者多由右故子游正之
禮始死襲牀復而登牀含而襲於牀後世禮失
襲於地司士賁告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
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子游答不
稱禮故譏之

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偃也聞諸夫子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戯之耳

子謂子游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滅明者武城人字子羽事孔子學業修行公正無私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澹臺滅明貌陋而行賢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

諸子二人

有若

有若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三年有若類孔子孔子歿諸弟子敬事之如孔子所以慕孔子

者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喪之欲
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
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
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
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
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衛人少孔子三十歲爲人篤學而
有法子曰柴也愚子羔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

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羔雖善學未優而使為政祇以害人故子使漆雕開任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

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絕也

子羔為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

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者公治臣以法當論刑公愀然不悅豈之 臣我天生君子其道

固然此臣所以悅君者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私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羔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不知也(三)

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
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
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
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古人三子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人李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爲
周守藏史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
知今而好道是吾師也吾將往焉與南宮敬叔

適周問禮於老子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主聰明深察博辯閎達而好發人之惡者危身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隱君子者也修道德執雌持下以自隱無名為貴者也

孔子謂曾子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星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不以人之

親痁患吾聞諸老聃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
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
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
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
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伯

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
知也
老聃居周久之見周衰去之不言所終有道德
經五千餘言老聃書云

郯子

郯子者少昊摯之後也郯子朝魯公與之宴叔
孫昭子問之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故也對曰
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官故爲
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共工氏以水太昊氏
以龍其義一也我上祖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白鳥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適郯見於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師襄子

師襄子者魯人論語謂擊磬襄者是也爲魯司樂之官曰吾雖擊磬爲官然吾能於琴耳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矣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眺焉曰丘殆得其爲人焉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此

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魯道既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有鸜鵒來巢師
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
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
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
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
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魯政在大夫季
孫出其君昭公死於乾侯於是魯亂矣太師摯
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
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小師陽擊磬襄入

於海

上古言事一日七帝世記

太史公作三皇五帝本紀稱百家言黃帝之文不雅馴家語五帝德帝繫姓其言亦多不經儒者或不傳然揔之不離古人間有雅言況其尤雅者如制作之本禮樂之始紀遠之德言人有取之者其意輩矣孔子適郯學於昊氏紀鳥鳥官於郯子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此帝顓頊以來蓋未能焉者也上古之世邈矣表而書之以補博考

太皥庖羲氏風姓毋曰華胥踐大人跡於雷澤
生庖羲木德王有龍瑞以龍紀官號龍師有龍
馬負圖出於河庖羲氏則之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結網罟以佃以漁養犧牲以充
庖廚故曰庖羲
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三十五絃之瑟都於陳
徙曲阜東封泰山
山陽高平西有伏羲冢
女媧氏立亦風姓號曰女希氏女希氏作笙簧
神農氏姜姓火德王號曰炎帝斲木爲耜揉木

為耒始教耕故曰神農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以通貨重八卦成六十四卦盡天下之亹亹作五絃之琴有夙沙氏叛神農氏不伐而修德夙沙氏百姓自攻其君而來歸神農氏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賓服神農氏立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

神農氏本起於烈山左傳稱烈山氏烈山氏之子曰柱為厲山氏神農氏八世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

神農氏後世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
並為諸侯或分四嶽至周有中伯甫侯齊許
上古淡泊無為而化有有巢氏燧人氏大庭氏
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驪畜氏容成氏栗陸氏
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英氏朱襄氏
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載籍不記姓王年代不
可知
燧人氏鑽燧出火教人火食譙周以為三皇之
首也
朱襄氏之世多風陽氣畜積萬物解散草木不

成作五絃之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葛天氏之
樂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八闋載民玄鳥遂草
木奮五谷敬天常達帝功依地德揔萬物之極
韓詩以為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萬有餘家孔子
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泰山七十二家
夷吾所識十有二首有無懐氏古書亡矣不可
考

黄帝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母有蟜氏女也母
見大電遶北斗樞星孕而生帝本公孫姓居姬
水上改姓為姬姓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炎

帝不能征軒轅氏習用干戈教熊貔虎豹以征不享諸侯歸之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克之遂代炎帝為天子

蚩尤強暴不用帝命作五兵誅罰無道虐諸侯軒轅氏師諸侯戰於涿鹿之野擒蚩尤戮之蚩尤之民歲以十月祀蚩尤有赤氣見名曰蚩尤之旗為妖象不祥之物

或曰蚩尤者九黎之君神農氏之苗裔也

軒轅氏有天下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作舟車披山通道東至于海禪於丸山登泰山

西至于空桐登鷄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
粥合符瑞于釜山邑于涿鹿之阿有景雲之瑞
以雲紀官號雲師於是五官司職民能有信神
能有德民以物享灾害不生
上古巢居而穴處軒轅氏始作棟宇上古衣草
而衣皮軒轅氏始製衣裳易曰黃帝垂衣裳而
天下治
立左右大監監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
而祀之得寶鼎神蓍推筴以迎日大撓作甲子
容成造曆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黃龍

地蟥見土德之瑞也號曰黃帝
伶倫伐竹於嶰谿之谷以為黃鍾之宮造有鳳
鳥鳴乎阮隃以別十有二律鑄十有二鍾五音
旣和以中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曰咸
池

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葬橋山有黃帝廟祀典曰
黃帝明民共財

帝少昊金天者名玄囂亦曰青陽金德王其立
也鳳鳥適至遂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郯子曰
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白鳥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滛者也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承德王養財而任地載時而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而化入潔誠以祀鬼神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少昊氏世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

頊氏立代九黎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毋相侵瀆也
顓頊氏立有音若熈熈凄凄鏘鏘龍龍效八風
之音命曰承雲
帝嚳高辛者蟜玄之子玄囂之孫也生而神靈
自言其名曆日月而送迎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咸黑歌九招六列六英倕作鼙鼓鐘磬壎箎
嚳百五歲而崩摯代立摯不善崩禪弟放勳
是爲帝堯摯堯非一母摯母娵訾氏之女也堯
母陳鋒氏之女也

有嚳廟祀典曰嚳序星辰以著衆
軒轅氏立四妃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嫘祖生二
子曰玄囂曰昌意次妃雷方氏之女曰女節生
青陽次妃彤魚氏之女生夷鼓又次妃曰嫫母
主蒼林大戴禮玄囂青陽一人皇甫謐曰夷鼓
蒼林一人
玄囂生橋玄橋玄生嚳嚳生堯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
橋玄少子曰窮蟬窮蟬生契契後有湯
契弟棄棄爲后稷稷之後有公劉公劉之後有

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昌是爲文
王
窮蟬少子曰敬唐敬唐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
牛生瞽瞍瞽瞍生舜
軒轅二十四子得姓者十四姬酉祈己滕箴任
荀僖姞嬛依姓是也
青陽夷鼓爲己姓或曰青陽蒼林爲姬姓
五帝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以時化育成萬
物其神爲五帝
聖人易世更號取法五行終始相生之義也太

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木者東方萬物之初聖人則之故太皥氏首以木德王五行從成上帝稱五帝

少昊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木正也該為蓐收金正也修及熙為玄冥水正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火正也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土正也

有虞氏本紀曰高陽氏才子八人號為八愷虞舜氏舉八愷使主后土五正生為上公死為貴神

三代所尚各從所王之德以次焉耳夏后氏金德王色尚黑周人木德王色尚赤陶唐氏火德王色尚黃有虞氏土德王色尚青

自軒轅氏以後人文漸備至周大備故五帝記世唐虞以下記事

孔子編書自堯舜氏有虞夏書詩三百雅頌始於商周

春秋緯曰自開闢至于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詳太史公三皇本紀

敘述四

行藏 論語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嘗聞
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曾子弊衣而耕於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去就　孟子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

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
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

以割烹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孔子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

萬章問曰或曰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顔讎由彌子之妻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
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
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
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
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
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君子之難仕何也曰
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
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往者鑽

六僚之類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
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
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賜塊　禮記　論語

禮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辭而後受賓客之禮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所欲

論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子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

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辭受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孤白裘子思不受曰伋聞之妄與不如棄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受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為不恭故不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況受其賜乎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於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士不仕而食其祿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者三所去者三迎之致敬而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不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而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
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
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
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也則未有處
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
取乎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

道子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瞷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瞷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孟子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則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記日卷之六十一終

敘述五

春秋災異序

天人一氣人之咎作於下而咎象見於上天之與人無間古之聖人克謹天戒人事脩而咎象自去太戊之桑穀武丁之雉雊是也故春秋凡有災必書所以戒人君不可忽天之戒也天道之降災聖人之特書其敎一也周典宗伯屬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亦畏天戒也列書春秋災異亦推本于

煇之法間附往古妖孽之徵凡九十六章竒
時君曰此警戒寅畏思所以感天之道則有
補於治道豈其徵哉昔齊有彗星齊侯使禳
之晏子曰無益也若之何禳之天之有彗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益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
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補也公說乃止善
乎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可爲世主之龜鑑
上之七年孟秋上旬處暑前日庚申眉叟序

春秋灾異一

春秋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日有食之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正月也大震電陽失節也大雨雪陰氣縱也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

桓公元年秋大水大水者陰逆而與寃氣并也桓公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始出而虧陽未復也荊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也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註曰是年冬鄭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子亹十七年齊殺子亹鄭祭仲立昭公弟子儀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應也

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列星也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

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卑
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
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莽居攝漢之宗支
掃蕩幾盡矣天之示人顯矣

十有七年冬多麋

十有八年秋有蜮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
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
正陽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其

一日食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鼓用牲于社失禮也

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亡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

有逆氣驅而飛也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天鷁退飛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正蒙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權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萠於此矣

三十有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天失其道草

未干犯之而況君乎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譬星除舊布新也後三年宋弑昭公齊弑懿公晉弑靈公三君皆違道失德死於亂

宣公六年夏四月秋八月螽傳謂螽爲蝗災取於民之應也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征役
怨咨感動天變旱乾作矣
十有五年秋螽冬蝝生飢
十有六年冬大有年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
螽蝝飢饉之變相繼而作獨於是冬乃大有年
記異也秦公子鍼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
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
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
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自是之後六十年間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譜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析緜之象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氷者凝陰兵之類也氷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有沙隨苕丘之事

哀公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時
吳人備諸發使上國日被於兵暴骨如莽彗氣
所感國將墮吳而降之罰也故彗氣所指在東
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
昭公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
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
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
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有災於是乎

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
辭鼓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不
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
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
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
立王猛尹氏召伯立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
左傳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

焉諸侯其有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
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
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
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
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
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
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不與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不與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東北曰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魯庫在大庭氏之虛高顯故登而望焉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遂不與亦不復火

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泯焉不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
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公子公孫于東門使
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
羣屏攝(屏攝祭祀之位也)至于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徙
大龜使祝史祏於周廟(祏廟主石函)告于先君(以火災告而求儆)
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
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
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開火災所保徵役之人)助

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月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二國不義所以知其先亡也

二十有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方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涇渭洛地震川動山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子朝在王城而敬王居狄泉在王城東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五月建辰日已過春分之節而陽猶不克

竟必甚能無旱乎

二十有五年夏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境故曰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武史記從成）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胡傳曰有巢者去之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

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傳曰妖由人興（是歲朔旦冬至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曆也）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

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
及之是害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豈知之
矣十年晉丕鄭卒
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
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
觀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
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
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以甲乙日至
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之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
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

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
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
何土之能得

周官十煇二

周禮春官之屬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
吉凶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
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

鄭司農曰祲陰陽之氣相侵也象如赤烏也鑴

日傍氣四面相向如煇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
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白虹彌天也敘
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隮引氣也想煇光也
鄭玄曰鑴日傍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
也隮虹也想雜氣有形想也
志曰祲陰陽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
屬如虹而短也象雲氣如赤烏夾日而飛之類
鑴日傍氣刺日形如鑴也闇日月食或曰脫光
也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食韋昭曰氣往迫之
爲薄彌白虹彌天而貫日也白虹貫日近臣爲

亂不則諸侯有反者敘氣如山在日上也或曰冠珥背璚重疊在日傍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日下為覆在旁直對為珥珥形黑點也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

隮暈氣或曰虹也想氣五色有形想也青亂亦兵白喪黑憂黃熟

慶雲若雲非雲若烟非烟郁郁紛紛其狀輪囷亦曰景雲太平之應也想也

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象也

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見則有歸國者想也

妖氣

群雲如狗長尾赤色為君亂為兵亂象也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雨曰
蒙臣下有謀霧氣著晝若夜者亦然洪範五行
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有伐上者劉
向曰王者失中臣下蔽君明則久陰不雨
有雲氣赤黃四塞終夜照地者大臣縱恣白虹
百殃之本衆亂之基霧衆邪之氣陰來冒陽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
得申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
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月
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天地霾君臣乖
霧冒也陰陽之氣亂而為霧
黃霧四塞蔽督絕道
虹蜺或曰螮蝀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暮東
陰氣所為也陽氣下而陰氣應則為雲而雨陰
氣升而陽不應則為虹
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不當交而交天地之謠
氣也虹見則雨止雨氣薄故日光射散雨氣
虹霓出色盛者為虹暗者為蜺陰陽交會之氣

也虹爲雄蜺爲雌
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爲妖氣主惑心主內
讒臣下謀上太子詘后妃顓妻不一
雹陰脅陽冬之愆陽夏之伏陰陰包陽而雹雹
陰陽相搏之氣沴氣也政令煩苛變法無常主
兵臣下謀上蝗蟲傷穀
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讒殺無罪則雹
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
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
而八月入地百八十日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

蟄虫避極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雷者陽聲也非其時臣竊君柄之象雷不發聲寬政之應也

無雲而雷謂之鼓妖劉向曰雷霆付於雲猶君付於臣無雲而雷君不恤下下人將反之象也

霹靂雷之急激者也氣之擊搏自有火生氣之墜則為石星隕為石亦然

京房易傳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為火殺人背人君用讒言殺正人又曰震及貴臣門

及屋者不出三年後臣誅
陰陽以回薄成雷以申洩為雹雷出天氣雹出
地氣雹陽光陽微則光不見 雷從回 雹從申
雨水從雲而下也陰陽和則雨澤均十日一雨
一年三十六雨為靈雨陽德衰則常雨
雪為五穀之精大雪豐年之兆水下遇寒而凝
者為雪
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冬無氷無雪
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為亂
風萬物以風動以風化五日一風風不鳴條一

第七十二風爲和風

易巽爲風重巽以申命 其及物也象人君誥命有時揚沙折木怒也其占大臣專恣衆逆同志者道瞎眛施事皆害故常風

雲山川之氣也地氣上而爲雲天氣下而爲雨陰陽聚而爲雲有五色爲慶雲爲矞雲

露陰之液霜之始也和氣爲露陽氣勝則散而

雨露

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瑞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一名

天酒

霜凝露也陰氣勝則凝王者政令奇則夏霜誅
罰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純陽用事之月不宜有霜陽微為陰所乘則霜
為之降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
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
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聖賢遇害
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
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嚴威陰雨雪凝滯而求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

散而為霰

陽散陰為霰

天將大雨雪必温上下遇温氣而搏為霰久雨寒勝則大雪

天地　日月　星辰三

天變色曰易常天裂陽不足主臣強兵起國亡天鳴有聲君憂皆亂國之所由生也地陰盛反常則震其占為臣強為后妃專制為夷狄侵中國為小人道長為寇至為叛賊地裂為臣下分離地陷為天子亡

地道安靜越陰專陽則震震久而動速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日月

日為太陽之精人君之象有道之國日五色有黃輝

日無光主兵喪又臣有陰謀一云並出諸侯有謀無道用兵者亡

日闘主兵寇日貫主失政日中有黑子有黑氣乍三乍五臣廢其君日赤如血君喪臣叛日衣出兵起有大水日光四散君闇殺日生牙有賊

臣

晝曀無影終日不止者刑急衆叛有大水

日中見飛燕下有慶君

日有黑子晝昏臣欺君有簒弑之變

日變色有兵無兵則有喪

日赤無光君闇臣亂之象日中烏見君闇政亂

國有白衣之會

日食既則大臣憂臣叛兵起日食見星則有亡

國死君

日食隱侵陽臣掩君之象

月為太陰之精女主之象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

月食從上始者君失道從旁始者大臣失令從下始者將軍失法月食盡則大人憂又貴人死

月生齒則有叛臣生足則后族專臣專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行南行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

月變色為殃青飢赤兵旱黃喜黑水

月晝明姦邪並作女君失行陰國强中國飢一云下謀僭

兩月並出兵起國亂水澇
星入月中亡國破軍滅星入月有逐相犯兵起
民流太白犯入國君死又有兵
熒惑入亂臣相殺一曰女親為政天下亂犯有
大將死臣叛民飢辰星入賊臣謀君不出三年
必有内惡犯天下水填星犯入有臣弑君合飢
彗入或犯兵期十二年大飢
王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自昔賢君遇災而懼
側身修行者此也
日戴者形如直在日上為戴有青赤氣抱日上

小者為冠小而交於日下為纓小而員一二在日下為紐如小半暈在日上為負負者得地吉長而斜倚日旁為戟貫而小在月左右為珥黃白者吉

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背氣曲而外向為叛象穪者如帶穪在日四旁青赤氣長而立旁為直氣三角形在日四旁為提氣橫在日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者臣承君也

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曰承福青白氣如覆在

日下爲複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戴者德也
吉
有暈日有一珥在西西軍利在東東軍利南北
亦然無軍而珥爲拜將
日旁有一直敲在旁從直擊者利日旁有二直
三抱欲自立者不成日旁抱有五重順抱擊者
利日一抱一背者爲破敗日抱有兩珥有虹貫
日抱至日者日重抱有璚者順抱擊者利重抱
有璚者或軍有叛者
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者吉日抱

黃白有光內赤外青有不戰而軍前敵有來降者青黃將有喜赤將有爭兵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內外有璚有兩珥順抱者剋而軍中不和

日旁有氣圓而周匝內赤外青其名日暈周環匝日無厚薄者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吉無則主憂日暈七日內無風雨兵大作甲乙憂丙丁臣不忠戊己后族尊庚辛將利壬癸臣尊早暈大臣有謀黃吉黑災暈再重豐青兵穀貴赤蝗三重兵四重臣叛五重兵飢

六重兵喪七重亡下亡
月有白暈貫之下有廢君白虹貫日主有大兵
月珥背璚暈而珥六下日兵起珥青憂赤兵白
喪黑亡黃喜有背璚直縱衡發暈三重兵起四
重亡五重女君憂六重君失政七重下易上八
重亡九重兵起亡地十重天下更始

星辰

歸邪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則有歸
國者爲吉星

天狗奔星狀如狗色黃有聲所墜如火光上炎

下賁天幾數頃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
形或曰星見赤白有光為天狗或曰流星有光
鑒無聲若有足為天狗其色白中黃如遺火見
則破軍殺將所向之地有流血尖地兵起其國
易政
星晝見若與日並出名曰嫁女星與月爭光武
弱文強女子為王在國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
姦君闇大水又曰星奪日光天下有立王
恒星在位人君之象不見天子失政諸侯擅暴
又曰常星列宿不見中國諸侯微滅星闇天下

大亂

星隕大星隕陽失位災害之萌又曰衆星隕人失其所也其國易政天下亂其下為戰場期三年國有兵凶則星隕為鳥獸天下將亡則星隕為飛蟲天下大兵則星隕為金鐵天下有大水則星隕為土國有兵則星隕為草木兵起國亡則星隕為沙星隕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隕為龍

客星 以分野占吉凶

周伯大而黃主兵喪飢饉老子明大而白見則

兵起入主有憂以殺除咎則災去王蓬絮狀如粉絮或曰色青見則風雨不節焦旱五穀不成鵝國皇大而黃白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衆庶多疾熅星白而大狀如風動搖主兵喪泥昱大如盃如甕後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發者多死亡削邑或接頭乍上乍下此謂降石所下民食不足或是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為爵祿自相囓食或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為雲流下名曰天猾所下有流血積骨或緩緩然十餘丈而委曲名曰天

刑一司天師將軍均封疆

妖星二十一

妖星五行乖戾之氣五行掩合陵犯怒逆錯亂流散雜變之所生五行之精散而爲妖形狀不同而殃則一

凡妖星長大者灾深期遠短小者灾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

一曰彗星小則數寸長則竟天主埽除除舊布

新其體無光傅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
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或長或短光
芒所及則為灾

月之精變為彗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
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有叛將
二年大兵起黑則河决四方盜起又火灾

二曰孛星惡氣所生內無大亂則外有天兵天
下合謀闇蔽不明又曰日之精變為孛爽甚於
彗光芒短而四出除舊布新又火灾

三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

東北西方主奮爭
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國破殃之所及旱飢
暴疾
五曰天欃本類星末銳或曰彗出西方長二三
丈或曰有雲狀如牛主捕制
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或曰赤雲獨見或曰
上黃下白或曰若植雚而長或曰如箕長二丈
末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亂兵大起無兵則喪
七曰天衝人狀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下謀上
天子亡

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或曰去地三丈
如炬主內亂或曰其下兵起或曰內外有兵喪
九曰昭明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光
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為昭明昭明滅光為起
霸起德之徵所起兵多變一曰大人凶兵起
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
地六丈大而白或曰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鬚
動赤則有帷爭之徵主用兵見則老矣法豪傑
起天子矣國臣行主德
十一曰天讒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

如鉤長四丈或曰白而小數動主殺伐出則主內亂主飢主兵赤地千里

十二曰五殘一曰五鋒出東方狀類辰去地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為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有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動青則主喪亡為潰敗之徵亦為急兵有喪不利衛主誅殺在伯

十三曰六賊出南方去地六丈大而赤動有光或曰類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侵關梁天下有兵

十四曰獄漢一曰咸漢出北方之野去地六丈
大而赤數動中青或曰赤表下有三彗縱橫主
逐王主刺王見則陰精橫兵起其下有衆動則
諸侯驚
十五曰旬始出於斗旁如雄雞怒有青黑象伏
鼈或曰怒雌主爭兵又曰黃彗分為旬始主爭
兵主亂主招橫見則臣亂兵起諸侯虐期十年
有大人伐羣猾或曰出則諸侯雄鳴
十六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縱橫則見
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

滅或曰星上有三彗上出其國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

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曰王星如夜火光多至四五少則一二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之地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

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布着天見則兵起又曰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主兵革

二十曰四塡星出四隅去地六丈或曰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見十月而兵

起
二十一曰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見則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春秋災異疏

天之與人一也有人道不修而天人相感其顯如影響人君代天理物使萬物得所神人合應在君德禮以序之樂以和之政以齊之刑以一之禮咸則乖樂淫則弛政亂則亡刑失則散有國之治亂興亡係此四者四海之不保天命之靡常可見者如災異妖孼天之

示警顯矣老人髦荒無人事間閱書裒出春
秋災異周官十煇付以陰陽五行之妖爲三
篇九十六章於君德長天敬民之道不可謂
無少補云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
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
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而日有食之於
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日過
分而未至三辰有災在此月也平子不從昭
子退曰夫子妄君之災不君君矣於是政在

三家曾亂矣其後季氏逐其君昭公走死乾

侯七年秋八月旁死魄乙未眉叟書

記言卷之六十二終

賦

感遊 崇禎二年孟冬之月

余好遊深山大澤巨野窮海之隅無遠不到乃以玄月之陬東遊過驪江遇雷電感物寓懷具述周遊博觀窮搜幽怪作感遊賦其詞曰

余雅逸遊乎四方兮離淟涊而澥然爍然一笑而繆流兮羨往世之登僊偭余不懲于遐志兮超遠擧而日逝希不惑於半途兮及鶉尾之御

蛇招搖貞于陽朔兮指析木之杈牙汩淢穀余
周邁兮徇放逸之遐心指蓬瀛之漫漫兮跨穹
嶽之嶔崟謂仙者可求而從之兮吾乃穆然而
遂徂凌少陽而徑渡兮忽焉至此南閭旆彷徉
而高厲兮求赤松之所居觧灝氣之淸澄兮保
神明而康娛指暘谷之杲杲兮睎鄧林之扶疎
超無塵而遐舉兮撫珮袵而尚羊路眇眇而默
默兮穆杳杳而茫茫夐幽邈其悄愴兮廓獨處
而無隣怊惝怳而永懷兮思不眠而達晨句芒
萎約而慘悽兮屬玄冥之司辰霰雪紛糅而遂

加兮鶡鴠鳴而號群玄氷兢凌而竟歲兮顓頊
隱約而愠忳遲日出之朝曒兮若燭龍棲躍於
寒門心懍慘而傾悟兮漠寥廓而至清繹鞿羈
而驕鶩兮漫洋洋乎無爲之庭窺廣宇之崢嶸
兮知天地之圜方感一氣之回薄兮睹萬物之
無垠哀生民之長勤兮曾日月之幾何情眷眷
於舊鄉兮反余將濟乎江之波迋余轡而整策
兮涉罕皐之廣衍鉸壁嶄巖崱屴兮乃下臨乎
重淵徵玄化之沕穆兮悟神靈之諧育遵訌介
之流風兮焉所懷之可極望高闕之威神兮想

九疑之繽紛蹇余脩潔而好姱兮願陳志而無由攬瑶蕙而被服兮襲芳琰之清芬懷吉昔而未央兮愁夷猶於水諸心杳然而緬懷兮遡流雲而迤行遵江瀆而永歎兮感時物而自鳴迺窮陰之玄涸兮氛昏霧之不晴雷礟礟而發聲兮若萬物之春生陰氣盤而冥冥兮汩坱軋而不寧唏嘘悽愴而感余兮或怵惕而乍驚嗟百感之繚亂兮内幽欝而於悒悵遠望而獨立兮志眇眇而無極曩余矯厲而遠逝兮乃縱遊乎婾娛陟神嶽之鏘鏘兮瞰維火之窮隅陽侯調

洋而涵天垠兮漭蕩乎祝融之墟兮哉南炎之
炳耀兮怪氣鼓磨轇轕而相嘘天吳九首三角
騈列兮羣出沒而遨嬉鯨鼇奔鰌更拚跌噴兮
霧雨昏昏而瀰瀰馳趡貊址之野兮大風呴哮
而簸揚白日曀眛而晝晦兮豺狼當道鵂鶹鬪
爭山鬼鼓妖兮或一足而跳梁洞谷崛礧磈碕
兮苦寒近乎址垠窮幽遐詭怪而自娛兮於焉
廣蕩而恢瓌乃今東指乎句芒兮來吾遊此蛟
崖歷山澤而盤樂兮超既離乎氛埃嘐嘐然有
古之人爲之徒兮誦其文而日嬉淳風邈其眇

遠兮傷末流之益灕汩雕樸而喪眞兮惡浮詐
之相疑吾聞郭索後蚓兮乃知拙者爲巧先羞
余濬心而內省兮賴懿淳而不遷保厥美而遵
遨兮神要妙而泙冲兌衆左而遁逸兮又何羨
乎韓終意悠雖而狸橋兮吾將與物爲無窮俾
尾韈環天下兮遂擬之以木鐸曾點之狂歌兮
有風雩之極樂唯聖人之蕩蕩兮亦獨喜其嘐
廓依前聖而節中兮求道德之蘊奧譜無累而
自珍兮抱皎潔之貞操要至死而不渝兮從吾
心之所好

抽懐　崇禎二年五月甲辰

哀晩生於季世兮獨長思而永嘆樂天道之易
簡兮隘人心之險艱何休咎之相躡兮忽翻覆
其若瀾苟流蕩其從俗兮鮮離患而獲安追前
脩之所程兮在隱約而猶寔専純愨而静處兮
嗟與世而異宜世彌降而下襄兮誦隙編而與
悲抗余志而希古兮任素尚而得意謂余情其
信脩兮廉無愧於天地循法度而自飭兮故専
専其彜貳數先人之順志兮悲慷慨之遐蹤何
淑人之稀合兮卒沉抑而終窮嘉伊陟之佐商

兮羡仲山之翼周信曠世而同流兮實宣揚其徽猷歎尼父之棲棲兮狹耦耕之抗迹鳥獸不可與同羣兮聖人固爲之深責曰惟進爲而無世兮固仁人之盡志顧行藏其有義兮豈躁進而獲累樂推分而得和兮惡矯性而失理悼寒婦之妙巧兮憐淑女之慕義嗟衆人之多僻兮求捷徑欲何爲任窮達之有命兮忘物我而同熙服古訓而孜孜兮眷於皇之降衷樂游詠以自得兮信彌廣而彌冲惜日月之迅過兮故惟寔此寸晷勉汲汲於講習兮要既死而後已慕

先哲之卓卓兮羌遵道而不息盍及時而疾驅兮將遠尋夫所極

誦

激誦

作激誦上述皇王道德之盛以及世變災祥妖孽下逮桀紂莊周楊墨浮屠百家之說雜以俳優譎詭感激奮言比於工師之諷誦以喻意蓋今作成相

余激誦儆皇王厥初鴻荒君臣肇有鳥官入皇居橧巢被草食木黎民壽考而康

厥後聖人敎之棟宇以處耒耟以耕民乃宮居
粒食相養以厚生
聖人南面垂衣裳化萬邦
民不僞咸淳厖父子相仁安其居樂其生熙熙
而不爭
古初朴蒙倥侗啓發人文肇自有熊媯虞欽明
光四表民乃雍齊政刑均量衡號爲大同堯不
私舜不與揖讓有天下民知大公咸弛張簫韶
成夔拊石鳥獸蹌蹌
茫茫九州開禹迹勤于水修土穀

天乃錫禹以洪範九疇彝倫叙聲敎洋洋被于
率土
有頑不即功聖人不德干羽舞苗乃格懷皇極
契玄王肇殷德歷砥石遷于商是宅殷土茫茫
乃有天乙湯
聖人履大權鳴條造攻顛夏匹帝命不違式萬
邦爲天下王
上德感氤氲異生應元良於穆玄祥伊摯降空
桑傳說爲列星
昔有大電降軒轅武敏肇生民興於稼穡古公

亶父基王跡
文王緝熙周德昌嗣武纘其緒誅伐無道紂易
鄉
周公大象諸神人損益禹湯郁郁爍皇文
周道夷素王作轍環天下為木鐸王澤竭
詩不作春秋繼其亡萬世作程紹百王麟馴魯
郊聖人之祥
天有風雨寒暑主生成聖人體之施綸經
王道無私仁贊化育聖人之治為準則噫噫千
載授受明道術誰師古昔觀往跡

右一章六十四句四百字

余激誦世之災轇轕汩亂媒凶患

蚩尤鴻蒙悖天之常顛于鹿之野啓軒黃唐堯

伏羿十日并出焦災戾堯彈災羿乃殪玄妻媒

其殃有娀興夏世

大浸稽天昏墊下民焦勞聖人手足胼胝九州

大野開畦畛

上聖調陰陽萬物位育猶妖祥八年七旱一憂厥

湯災孽坱軋靡常聖人勝德反吉祥

世之亂高其臺大其苑囿聽於婦穪桀紂讒口

日張賢人出走
天地易常邪正反行蜚廉從諛比干剖龍逄烹
國之將亡聽於鬼衞巫制其世周有厲王流于
彘
震鱗漦于夏廷三正成妖孽襃女媒國乃覆
檿弧箕服殄厥世暴其政刑謠戲讖國名之曰
幽厲
世之患錯愕昧其理殷湯召夏臺西伯拘羑里
孔子厄於匡孟子失意趍齊梁
聖人沒邪說詖行雜然而興行莊周墨翟刑名

百家誠不祥

棄仁義塞門户莫覺悟孟氏陳言明性善萬世稱雄辯

世之闇禮樂乃亡父子不親君臣疑於是申生烹子胥夷田常竊諸囊胠篋聖智移又五霸譎詐乃相欺遂有矯情之行拂志之言大僞滋

世之殃刑墨殫殘戈鋋爭誅勇變刈天下殺亂道德晦盲

伽維躡其後蒙拚耳目乃愚而重愚暗而重暗大迷惑

天下不治其禍既久熖熖熾熾自古有亡國絶
世或子孫無噍類
前車不戒後車隨孰謂知
民之瞀瞀不可長文武之道誠莫強由之者昌
悖之者亡
觀皇　究難罔極終古靡常聖人寅畏弭禍殄
修明禮義除不祥天地瞢暗回三光
右二章九十八句四百十一字
究亂患闇殄五起首言天下之變通二章一
百六十七句八百十一字

崇禎初在紫峯山居有此作

辭

南海縣東二十里海岸山木皆樵上有神祠世傳古有新羅王子入海島不返死而為神海中祀之作迎享神詞

駕飛龍兮張翠羽凌洪波兮揚靈揚靈兮浩蕩望不極兮雲冥冥木落蕭蕭兮風景寒海雨淒淒兮颯而霏霏留靈脩兮澹忘歸歲既晏兮曾噓唏謇余修潔兮信要聊容與兮愁予心悄悄兮攬涕羌誰留兮水渚被薜荔兮帶女蘿結瓊

佩兮延佇情皎皎兮長太息靈之來兮颯然百神翳兮並御剡剡悽悽兮涕漣漣愁夷猶兮懷未已捐余佩兮遺所思坎坎擊鼓兮娛嬉望公子兮無違

詩

丁丑正月避亂東海上過猪遷通川途中作

黑風捲海波冥冥鮫龍噴薄鬪雷霆大鵬擊水三千里海若騰躍驅長鯨白日晦迷天地昏顚頊吹雪塡滄溟氣像慘慘難具言鬼神憑怒恣凶獰我時逃亂過海來向天垂淚獨吞聲

連谷縣感懷作二月初八日也闕門南漢解

半夜鳥啼風雨昏天地晦塞何冥冥四方號怨皆瘡痍上天曾不悶蒼生嗟我流離在絶域百感悽惻惱我情出門搔首無所歸亂髮颯颯蓬自驚路聞西來消息惡遐哉猶泣社稷傾

江陵途中望雪嶽感懷作

雪嶽之山高萬丈懸空積氣連蓬瀛千峰映雪海日晴縹緲群帝集玉京東峯老人住其間高標歷落干青冥嘯風叱雨美神怪遁空托幻藏其名乞食都門傲卿相縱謔譏爲市童驚揖狂

不獨事高潔此心長與日月明

二月廿七夜平昌旅舍書懷

太虛沖漠兆眹微坱軋變化無停機川流嶽峙品物歛日月光明鬼神幽盈虛消息自推移善惡隨類感殊區一治一亂有常數聖賢當之亦勤劬周公膺狄荊舒懼大禹疏鑿江河流變亦已極合反常夷虜安得百年強至善在人天所畀此心此理貴純粹昊黃繼天開人文禹勤湯敬承華勛龜忠舜孝各盡分箕囚夷餓成其仁性命流行不可窮厄父用之為時中古來賢聖

由一理勉學齋寄幾於此丈夫羞與對妻子感
感憂泣飢寒死

清平寺

清平積翠連四明天晴削出青芙蓉石門洞開
洞天靜禪宮碧瓦光玲瓏靈池澹澹涵虛鏡三
十六聖影還空山中瀑布灑山石老龍噴氣吐
白虹曉從仙洞禮天壇嚍然長肅倚高峯希夷
老人今不在我來可以追遺蹤平生頭禪世間
榮且欲白首棄雲松

向碧吞驛感懷

遭亂經年不得歸謳吟不爲悼寒飢手持長鑱
白木柄吾惟與此同流離窮冬辛苦過雪關趾
風慘慘吹寒肌白卜西來二三月澗谷瀧瀧流
春澌閉關遠途不足說亂代漂零壞怨容山深
日暮烟火迷足繭形枯筋力疲聞說匈奴被殺
掠戰士已許還耕犂自是蒼天乃若兵但使適
儒窒暗噫嗟我猶生九死餘骨肉相失各分離
茫茫無處寄消息若淚謠謠但沾衣

三月寓居嶺西述懷 在原州

自從亂離來隨事生悲辛痛此天戎禍哀哀竄

荆榛兵火之所及慘目飛灰塵積屍滿原野上
天亦無神又開江都破九廟竟沉淪豈無忠義
入時議愧未伸破敵誰能料屈辱事殊隣謀臣
存社稷志士淚沾巾感慨徒歎恨喪亂豈無日
嘿嘿怨人事良愧顏蒼旻我時東走海乃臨暘
谷津烟濤蕩不極浩浩涵天垠海氣變紫赤杲
杲升日輪竊慕唐堯聖羲伯司寅賓緬懷徒自
傷太平竟何辰西涉江漢源水石何潾潾東風
喜發育春氣蕩氤氳山木已滋榮幽花明澗濱
草木喜得時人事愁艱屯萬事付長謠百感播

陽春念我志學初仰希古賢人生平事廓落將老壯漂淪空懷徒耿耿白首夢經綸時命乃大謬固所甘賤貧世道日交喪賢者貴自珍魯連蹈海潔申屠思遁身鳥獸可同羣猶非發隱倫

南海中感懷作二首

海嶽何嶒崚秀出滄溟間杳冥石門清此地日月閒長嘯倚霞石雲海浩漫漫曠然一悵極目滌詭瀾秋氣滿天地淒淒大荒寒

遠客窮南紀欲睹天地濱烟濤蕩不極曠望迷[illegible]津南州曜炎德海氣常氤氲蕭蕭鬼門荒幽

慳生悲辛烏衣與黑齒絕儻非吾論緬懷古聖
人遠德及殊隣

從九井下憩其陰有浮屠澗克贈我躑躅
杖作古詩一首酬之

九井峯陰躑躅木蒼苔着枝高一丈石上蟠根
露屈曲糾結千年老不長白節凄凄海天霜植
枒葉枯寒自響老僧拔取以爲杖拄過碧海烟
霞生還我慇懃持贈我使我履險心愈平始知
奇物自有神魑魅辟易行無驚從兹近遊上碁
白不羨麻姑海上行尋真採藥無不可他年見

我鬚眉青

石帆 天冠山絕頂

邃古既朴蒙倥侗而鴻荒況玆荒服外初不知昊黃異哉西方教空門遂開張大藏八萬經流播達東方厥初誇靈異萬里窮梯航禅飈送海帆婀娜飄幡幢既而化爲石事軽名仍彰尾閭泄海波騰卓出蒼茫流傳萬古石礧硯摩青蒼聖八不語怪理外事難詳夷俗尚怪誕詫矜競張皇昧者踵前愆至死迷趍蹌題詩諷其事非祖述荒唐

酬李生二 前日見寄諸作客次常忙今有還答太遲甲辰

默觀天人際一理本無間品物旣殊別有薰猶
氷炭好惡成於物紛拏乃爲患狂愚非性罪氣
稟所拘絆荀卿論性惡迷者甘暴慢孟氏道性
善聖賢豈欺謾詳詳垂謨訓惟斆是學半親親
與長長仁義見條貫節文斯二者天秩備燦燦
有物必有則修行自澂盥勿以淺近忽至敎非
妄幻本立道自生有序不可亂垂老愧失學對
卷發長歎

墨梅

墨梅何瓌奇心正苦絕筆摸出古梅寒杈枒寒
杈枒攉折半枯半死雪邊瘦跡三兩枝吐奇葩
夜如河一輪明月上氷柯令我對此無語空長
嗟空長嗟出謕訑

贈鄭君遊白雲山水

龍洲翁嘗與我有耦耕白雲之約今送君贈古
風一首示懷
送君白雲山水遊語君白雲山水奇山之石磊
磊山之水漪漪山中之人多古氣鋤犁自足無
爭欺我且從之簡耒耜遠追沮溺窮年推

聽雷堂

林深草堂靜巖扉晝不開落葉滿空庭石磴生
綠苔山雨暗溪響隱隱聽雲雷

寄滄江老人 乙巳

我夢東南神女蹋玄門萬竅謞號闖天風形開
黮黮天地閉吹萬皆死空響在耳常喁喁可喜
可愕皆不聞心忡忡如入混混遊無蹤望人夫
語如痦啞視如疑笑如癡傍人拍手笑我耳全
聾滄江老人久已盲咄嗟斯人天所窮我亦塊
然謝機括深居不窺如蟄蟲兩人竝世皆讀百

家書歷談千古無雷同聾一人瞽 人亦天意
令我兩人莫相違長相從如駏蛩聾能視瞽能
聽兩人相樂如一身不羨維妻明師曠聰但願
世間憂樂兩相須放言六號酬天公

醉愚堂偶題

踽之獨不可淸夷之淸不可濁夷淸踽濁莫須
別但願長醉百年三萬六千日

冬月遊南海上梅花盛開忽憶前冬入京
訪閔古州出賞梅詩并示龍洲酬和作今
見此有感

北方北風陰氣凝三春草木多枯死南中臘前
梅先發氣分南北懸如此苦節終不畏霜雪肯
效媚艷隨桃李病夫見此心獨苦竟日咨嗟弄
瓊蘂愛誦清詩思吉州幽懷耿耿知相似龍洲
新和動驚俗危思苦調入骨髓一别杳然思悄
悄天寒落照空山裏臨風忽有感懐作遠寄長
安一千里

客来示此詩此追思四十年前作吉州龍洲
已作古人余獨在世今八十八年追感無窮
識之

熊淵泛舟示永叔

山下春江深不流綠蘋風動浪花浮草青沙白汀洲晩捲鈎移舟上渡頭

記言卷之六下三終

言記 十